



胆小鬼系列

夜已深
荒宅慎入!

高强◎著

夜幕下的荒宅

YEMU XIA DE HUANGZHAI

可曾想过，
在你入住前，
你的房子里发生过什么？
闻名世界的「凶宅」，
一旦踏入，
夜夜惊心……

广西人民出版社

高强◎著

夜幕下的荒宅

YEMU XIA DE HUANGZHAI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幕下的荒宅 / 高强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219-06696-6

I. 夜…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31677 号

监 制 彭庆国
项目策划 郑 洁
责任编辑 郑 洁 刘少霞
责任校对 周月华 唐柳娜
美术编辑 梁殊萌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696-6/I·1217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序幕 / 001

第一章 接近凶宅 / 005

第二章 引路者 / 011

第三章 夜里的走动声 / 019

第四章 断指重现 / 026

第五章 看不到的人 / 038

第六章 铁门背后 / 050

第七章 危险的异度空间 / 066

第八章 活见鬼 / 084

第九章 幽怨的哭声 / 096

第十章 消失 / 119

第十一章 预兆 / 152

第十二章 死神来了 / 174

第十三章 应验的传说 / 197

● 尾声一 杀 / 211

尾声二 逃 / 229

序幕

并不是每座凶宅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凶”的。比如故事中将要提到的这座，它是由那个时代流行的“干打垒”的建筑方式建成的。一共有两层，雪白的外壁，窗台是用竹子做成的，又坐落于一片森林的中央，夏天住在里面十分凉爽。在炎热的南方，这种设计是十分必要的。

屋子里住着一家五口，两对夫妻，一对老，一对年轻，还有一个小孩，他们为了逃避白人的追捕才躲到林子里，建了这么一座房子。他们并不是什么犯人，只是因为他们是黑人。对大人来说，条件简陋还没什么，只是孩子太过受罪。听说他们的食物都是由孩子的父亲从外面的林子里或是荒野中找来的，每天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过着像原始人那样的生活。当然，关于他们的生活细节的描述，外人都是通过传说得知的。因为林子外面是荒野，那里几乎没有人住。为了躲避白人，他们也很少与外人来往。他们的事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住进去后第一次跟外人打交道，便是被灭门的时候。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惨不忍睹。听说曾有一个白人抱着那个小孩被打碎的头颅痛哭不已。至于那四个大人的遭遇则可以想象了，肯定好不到哪儿去。

不过，比他们的死更令人关注的，就是在他们死前发生的一系列难以解释



的现象……

一天下午，孩子的父亲从外面带回食物的同时还拖回了一具黑人的尸体。那是他们进入林子后第一次见到死人，全家人个个面色凝重，孩子害怕得躲在了父亲的身后，父亲沉着脸说：“白人越来越猖狂了，他们到处抓我们去做奴隶，反抗的只有这个下场。我们的同胞越来越少。”

“他们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爷爷生气地喊道，继而猛地咳嗽了起来。屋子里顿时弥漫起一股腐朽、死亡的味道。从那时起，死亡的阴影压过了林子所能带来的活力，除了孩子，屋子里的人都过着忧心忡忡的日子。

那一晚，五个人都没怎么吃饭，看着躺在地上的黑人尸体直叹气。孩子不懂事，绕着尸体转来转去，父亲站在窗前，两眼失神地看着窗外的森林。孩子转累了，被两个老人带进屋子里睡觉去了。孩子的母亲去到楼上，收拾好床铺，也先睡下了。

只有父亲还站在窗前。听说他原本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可惜那个部落很快就被白人攻陷，他们一家人是为数不多的逃出来的黑人。父亲忧伤地吸着烟，在那里站到很晚，同胞的死让他很是悲痛。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妻子来叫他睡觉，所以并没有回头，只是低声说：“睡吧，我没事。”说完，父亲便哽咽了。作为部落的首领，部落失守他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脚步在父亲附近停了下来，一只手在他的肩上拍了拍。那只手拍得是那么轻，仿佛充满了谅解。父亲不由得伸出手去，肌肤相碰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这么炎热的日子里，这只手怎么会这么凉呢？同时，他还闻到一股淡淡的腐烂的味道。父亲不禁打了个冷战，急忙回身，却看到下午拖回来的那具尸体就站在他的身后，父亲吓坏了。只见死尸表情呆滞地来到窗前，向窗外的一个方向指了指，父亲向那个方向看去，觉得那里跟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一样是漆黑一团，他茫然地回过头，却看不到那具死尸了。父亲不敢肯定刚才发生的一切是否真实，又怕尸体去打扰家人。于是，他急忙来到门前，看到尸体依旧躺在那里，没有挪动的迹象。父亲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这事他并没有跟家人说起，只是一直一个人在心里反复琢磨。

第二天一早，父亲便出门朝死尸指的那个方向走去，在那里找到了第二具尸体，是具黑人女尸。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屋子前的那片空地很快成了一个死人堆。尸体的样子千奇百怪，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临死前留下的痛苦和恐惧





的神情。

尸体很快招来了各种虫子，苍蝇在尸体上飞舞时所发出的声音，总是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是死尸们在喃喃低语。时间长了，在屋子里的人听来，就像是这些死人在商量什么阴谋似的。

父亲天天都出去找尸体，两个老人和孩子的母亲便在家里忙着挖坑来埋葬这些尸体。可是，这么多的尸体，怎么能埋得完呢？尸体越聚越多，这里很快就没有了人气。

一天晚上，父亲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又出现了。这次，尸体指完方向后，居然开口说话了。是真的说话了，不是刹那的错觉，他的语气很生硬，但却坚定，他要父亲领导这些鬼魂对白人进行报复。父亲感到很惊愕，尸体说：“我们活着的时候，你没有尽你的义务领导我们，现在我们死了，你还可以领导我们，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首领。”传说那天晚上父亲跟那具尸体争论了很久。

几天后，一支白人的部队来到了这里，一家五口惨遭灭门。奇怪的是，这些白人来的时候没发现任何一具尸体。即使这样，仍没有人怀疑传言的真实性。许多当事人事后都说，他们在杀这家人时，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他们，但是他们又真的没发现其他的任何一个人，于是所有人都感到了不安，没有埋那五个人，便匆匆离开了。

这片地方被占领后，部队把地卖给了一个农场主。一年后，外面的荒野被开垦出来，成了农田。因为别墅周边的环境清幽，农场主派人把这间屋子修缮了一下，想要把它当做自己的别墅。来的是两个白人，这两个人工作勤奋在当地是出了名的。他们进入林子后，连续三天都没有出来，没有出来散步，甚至都没有人见他们出来吃喝。农场主刚开始挺得意，觉得自己会选人，渐渐地他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便派了个人去查看。没想到，派去的人刚一进到那屋子里，就看到那两个人的尸体，双眼圆瞪，表情惊恐。农场主不信邪，又从外地招来几个工人去修缮屋子。施工的时候，农场主派了一个心腹守在屋子的不远处，当天晚上，心腹就吓得跑了回来，衣衫不整，满口胡言，农场主找来医生，医生说是受惊过度。但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天还没亮，那个心腹就暴毙了。农场主看到这情景也有点胆怯，直到天大亮后才带人去了林子里，发现招来的那几个人都惨死在屋子里，血流满地。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去那座房子里了，甚至都不敢再进那片林子。那座房子就这样一直保存了下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凶宅。





之后，农场周边又接连传来死亡的音讯，听说，凶宅里的鬼出来了，潜伏到了另一座房子里。这个传说一直在流传，可是没人确切地知道另一座房子到底在哪里。离奇的死亡也没有间断过。有人说，那些死者生前都感到林子里有一双眼睛，透过窗户在盯着他们。又有人说，那些死去的人都是去过那座凶宅的人，虽然他们离开了，可宅子里黑人的鬼魂并没有放过他们。无论怎样，事情一直都没有结果，直到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传说。农场里的人世代都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没人敢踏进那座房子……





第一章 接近凶宅



寒冷的拉布拉多寒流侵袭新英格兰的前一天，他们及时踏上了自己的旅途。经过波士顿，驱车一路沿着格林山脉、卡茨基尔山脉、阿勒格尼山脉和蓝岑山脉，辗转纽约、东部沿海地区，绕过丰饶的河谷地区，前往美国东南部的迈阿密。

一路上，年迈的丽贝卡都在喃喃做着祷告。乔伊觉得母亲丽贝卡的做法纯属多余，旅途虽然劳顿，但并没有什么危险。他经常会被丽贝卡低低的祷告声折磨得满嘴抱怨。而丽贝卡总是微微睁开眼，平静地说：“等到了那里，你就知道这么做的必要性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发疯。也许这就是命吧……”

一路上，大多数的时间里一家五口人都很沉默，就连三岁的蒂米也没了往日活泼的样子，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的风景。经过一段漫长的旅途后，在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夜里，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今天是万圣节，爹地。”蒂米拍了拍乔伊的肩，提醒道。车里只有蒂米一个人拿着日历，为了这一天，他每天一大早就撕下最上面的一页。这是乔伊的一个中国朋友送的，今天的日历上除了数字，一旁还有“忌出行，万事不宜”几个红色小字。当然，蒂米看不懂。

夜越来越深，天空乌云密布。乔伊只能看到眼前的车灯光束，在光束的边缘，是参差不齐的野草。疲劳驾驶让他经常走神，他几乎是本能地顺着他认为路的地方一路开了下去。车上其他人也都昏昏欲睡，只有蒂米还强打着精神，四处看着，因为今天是鬼怪出没的日子，尤其是这个时候。外面浓黑的夜色似乎预示着今年这个节日将会过得很刺激。

路开始不再平坦，车随之起伏颠簸。



“这是哪儿？”蒂米问道。

乔伊眯着眼看了看四周，这是一片荒地。他把车速放慢，又向旁边看了看，一股冷风灌了进来，使他打了个冷战。丽贝卡也被冻醒了，接着，乔伊的妻子艾维也揉着眼睛醒了过来。“这是哪儿？”艾维打着哈欠问道。

“我们好像迷路了。可是地图上……”乔伊找出地图，打开驾驶室里的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发生得都很巧，比如这个时候，可能是长时间使用照明灯的原因，驾驶室里的灯闪了几下，突然灭掉了，时间太短，乔伊唯一看到的就是来之前丽贝卡用红笔在地图上圈出的一个地方——那里，就是凶宅的位置。乔伊又试着开了几次灯，但四周黑暗依旧。

冬天的夜是那么的凝重，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北风不时地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

“顺着这路开，别停，会有出路的。”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丽贝卡说道。她三十年前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对这里很熟悉，但正因为如此，她很后悔跟着儿子又来到了这里。

乔伊踩下油门，车喘了几口气，晃荡几下，又发动了起来。路越来越不平坦，车身晃得越来越厉害，刚才还昏昏欲睡的乔伊已经彻底清醒了过来，手忙脚乱地控制着方向盘。身体渗出微微的汗珠。

“看，那是什么？”艾维拍了拍乔伊的肩膀，指着远方。虽然天更黑了，但从轮廓上看得出，那里是一片林子，树木茂密，在树与树的细缝间，乔伊依稀看到两个亮晶晶的点，光亮很小，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

“我们去那里吧，或许那里有人住！”艾维兴奋地提议道。经过了如此漫长的煎熬，她只想快点结束这该死的旅程。

“我们已经到了危险的地带。”丽贝卡白了艾维一眼，“难道你不觉得那像是一双眼睛吗？”

“真可笑！”艾维哼了一声。

原本，乔伊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两个亮点。经母亲这么一说，他觉得那两个点就像是狼的眼睛一样，虽然不是绿光，也看不到眼神，可是那的确像是一双眼睛。但乔伊不想犹豫下去了，对所有类似希望的光芒，没有人会选择放弃。

乔伊脚踩油门向那两个点开去。眼前一片片一米来高的荒草被一层层压了下去，由于路已经被这些荒草所吞没，灯能照到的只是车前茂密的草，车里人





唯一知道的是，他们陷入了一片茫茫的荒草堆中。

“别去！你在干什么！”丽贝卡惊恐地瞪大眼睛，一只手紧紧握住门的把手，另一只手则拉住乔伊的手臂。

“妈，说不定那里有人呢！”乔伊的安慰适得其反，丽贝卡更加恐慌了，她甚至开始颤抖。

“我难道没跟你们说过这里闹鬼的事吗？你活够了吗？”丽贝卡咆哮道。

“妈！你别这么神经质好不好！我想我们没这么倒霉，刚到这里就正好到了那个鬼地方，现在天这么黑，我们应该找个地方……”

“不信你问你父亲。”丽贝卡急于找一个帮手，制止乔伊的行为。

通过反光镜，乔伊看了看坐在后面的父亲雷克斯，他还在睡觉。这一路上他都没说什么话，脸色一直不怎么好看。

“你别这么迷信好不好，事情已经过去……”乔伊解释的时候分了一下神，就在他回过神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黑人小孩，目光空洞，面无表情。还没等乔伊看得更清楚一些，只听砰的一声，随即是丽贝卡和艾维的尖叫声，她们声嘶力竭的叫声终于把一直在酣睡的雷克斯给惊醒了。

乔伊停下车，周围都是压抑的沉寂，远处林子中的两个光点有如幽暗的目光。丽贝卡喘着粗气，艾维用手捂住嘴，尽量克制住随时可能发生的呕吐。刚醒过来的雷克斯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直瞪瞪地看着窗外。

“这是真的吗？”蒂米吓坏了，问出的话一点语调都没有。

“我……”乔伊把头抵在方向盘上，努力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但惊慌的心情使他一点头绪都没有。刚才那次碰撞发生得如此短促，给乔伊唯一的印象就是车顿了一下。

“看！我的天哪！”是艾维。乔伊抬起头，看到不远处的荒草中站着一个小男孩，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在车前灯昏黄的光线照射下，他的眼睛像一潭死水，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血从他的头上流了下来。他始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车里的五个人也一动不动。

动的只有荒草，荒草随风摆动，小孩站在其中，时而被隐没，时而露出一个头来。乔伊的喉结上下移动着，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南方的冷。其余的人都安静地看着那个孩子，他们的思维跟车里的空气一样，仿佛不再流转。

又是一阵风吹过，荒草来回摆了几下，小孩的脸再次出现，不同的是，他



开始动了——他伸出枯瘦的手，手指弯曲，胳膊肘一伸一缩一伸一缩，与这种节奏相伴的，是从他额头流出的血。血滑过面颊，从下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吧嗒、吧嗒……

雷克斯最先受不了了，他双手捂住胸膛，面色苍白，气若游丝。丽贝卡立刻意识到他的心脏病犯了，急忙掏出皮包，找里面的药。就在丽贝卡侧身低头的一瞬间，她突然大叫了一声，包被她抛了起来，里面的东西散落在车里，其余的人赶紧转过身，看到的情景比刚才的还要可怕。

车门外站着一个小女孩，他的脸上沾满鲜血，可是，通过他的眼神，他们依然可以认得出他就是刚才站在车前的那个小孩。他伸着手指，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敲着车窗。他们不明白，这个小孩是怎么在瞬间移动到这里来的，有什么法术，还是，他根本就不是人？乔伊扭头向车的正前方看去，刚才那个小孩还在那里——两个长相一样的小孩，而且他们做的动作都一样！

车里的人一下懵了。两个女人大叫着；快要窒息的雷克斯趴到座位底下，艰难地摸索着他的药；乔伊拼命地要发动汽车，偏偏车却在这个时候打不着火了。就在一家人六神无主的时候，蒂米突然大叫道：“钱！钱！”

大家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艾维急忙翻出钱包，丽贝卡也在车里拾着皮包中散落出来的钱。黑人小孩继续敲着，血顺着他的手臂滑到手指，淌在车窗上。

丽贝卡和艾维把她们所有的钱凑在一起，艾维摇下玻璃，飞快地把钱扔了出去。果然，那个黑人小孩不再动弹，但他也并没有去捡钱，而是把手收了回去，呆呆地看着车子里的人。车里的人也出神地看着他。双方就这么僵持着，恐惧感使时间显得无限漫长。

不知过了多久，黑人小孩才转过身去，慢慢地离开，走得是那么顺利，并没显出应有的费力，草丛也没发出特别的声音。只见他逐渐隐没在夜色中，最终和漆黑的夜晚融为了一体。车里的人惊魂未定地盯着漆黑的窗外，直到乔伊试图再次启动汽车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才让其他人恢复过来。幸好雷克斯及时找到几粒药咽了下去，否则，他将成为五个人中第一个死去的。而当他们正视前方的时候，原本在车前的那个黑人小孩也不在了。

大家面面相觑，最终是艾维打破了车里的沉默。“那不过是一个贪财鬼！”她气愤地咒骂道，拿起掉在一旁的钱包，仔细查看起来，希望能找出几个子儿来。这个时候，他们谁也不敢下车去捡那些钱。

“你别这样好不好，这是习俗。我真的希望这只是一次恶作剧。”乔伊长吁





一声。万圣节前夕的传统习俗是——人们相信恶魔和鬼怪在万圣节前夕会飞出来，因此要点燃营火来驱走这些鬼怪。孩子们在这个晚上都会穿上鬼怪服装，戴上鬼怪的面具、巫婆的帽子，吃着玉米糖，提一盏南瓜灯去搞恶作剧。当然，他们会祝福人们好运并要些吃的东西。但从1905年起，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要钱而不是糖果，并把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帮助其他国家的孩子，1965年，也就是这个故事发生后的第四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车子发动起来，继续向那两个亮点开去。

“你们没有发现吗？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个恐怖的传说并没有消失。它真的存在！”丽贝卡一边轻抚着雷克斯的胸口，一边说道。

“够了，你别说了好吗？”艾维把里面的钱所剩无几的钱包摔在车座上。她对婆婆的唠叨感到心烦意乱。

“那个孩子离开的时候，你们没有发现吗，他的后脑勺是破开的！”丽贝卡提高嗓门，在气势上压过了艾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那个传说！那座凶宅！你们看看我们这是去哪儿？一片林子？这里是荒野！林子那里的两道光是什么？我不相信那是该死的黑人的眼睛，可是请你们告诉我，那有没有可能是一双死人的眼睛？”

乔伊倒吸一口凉气，可是当他想掉转车头的时候，车子已经不听使唤了，鬼使神差地径直向那座房子开去。丽贝卡的脸上顿时没有了血色。艾维故作镇定，一只手却已经紧紧地把手搭到了怀里。雷克斯仰着头大口调整着呼吸。

车飞一般地向那个亮点冲去，荒草在他们面前刷刷地被分开。

“刹车！笨蛋！刹车啊！”艾维大叫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车并没有减速的迹象。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当乔伊发现自己的脚一直都踩在油门而不是刹车上来的时候，他急忙移开脚，车终于停了下来。艾维放下蒂米，忙不迭地打开车门，跳下去吐了起来。丽贝卡也下了车，看着远处的那两点光亮，在黑夜中瑟瑟发抖。

这是一个怎样的开始？所有的大人都提心吊胆，只有蒂米还伴着几分大开眼界的心理，惶恐而专注地看着周围漆黑的世界。凛冽北风从打开的车门钻进车里，乔伊把衣服紧了紧，可是，他发现这种冷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从体内





向外渗透。丽贝卡闭着眼，向着有亮光的地方，嘴中念念有词，身体已经抖得不行了。


那两点亮光，在这一部余下的故事里都不会再出现了，为了方便敬爱的读者寻求光的来源，解答读者心中的疑问，我在这里用一个远镜头为大家剖析一下当时的情况。

镜头从面色苍白、满眼血丝的乔伊开始，慢慢拉远，接着出现的有后座的蒂米，躺着大口喘气的雷克斯，然后是整辆汽车，车外呕吐的艾维和面向林子的丽贝卡。镜头再高一点，是枯黄的荒草，荒草越来越多，你可以看到它们在风中集体舞动，形成一层层波浪，接着，车、人，就被这黑暗中的荒草吞没了。你只能看到草，黑压压的一片。不远处是林子，隔着林子，那里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幢别墅。别墅不高，只有两层。


别墅外墙的墙面已经有些许剥落，竹制的窗户在风的作用下发出轻微的吱吱声，里面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到，窗户和门上落满厚厚的灰尘，对着林子的一扇窗户开着，那两点亮光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你猜那光到底是什么呢？是像丽贝卡说的那样吗？





第二章 引路者



人生的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很繁华，有时干脆是一片荒原。这条路没有终点，又可能随时是终点。我们的一生都是在选择道路中度过的。实际上，正确的那条路永远只存在于假设中。没有一条路可以通顺到底，同样，也没有一条路一定是厄运连连。当我们迷路时，等待也是必要的。

车上的五个人就是这么做的，这天晚上，雷克斯、乔伊、艾维三个人轮流值班，其余的人睡在车里。蒂米睡在驾驶座上，丽贝卡在副驾驶座上搂着他，当他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候，负责给他哼哼催眠曲。

乔伊睡在车后座的座位下，他远远地听到草丛里有走动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他想起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又想到父亲雷克斯在外面，可能是他在运动着取暖，如果有事父亲应该会叫自己的。于是乔伊没太在意，一歪头又睡下了。那走动声还在继续，顺着地面传进他的耳朵里，哗哗。本来就黑糊糊的梦境被蒙上了一层更黑的阴影。那个阴影越来越近，逐渐有了形状，是个人，但身形有点小，头的地方还缺了一块。这个景象使乔伊想到了刚才那个黑人小孩，他浑身一激灵，想动弹却被两边的椅子卡住了身体。影子打开了车门，在外面的雷克斯竟然没有反应！

乔伊无能为力地看着黑影慢慢来到了他的上方，影子身上有液体滴了下来，掉在乔伊的脸上，黏黏的。影子拿出几张钱一般大小的白纸来，阴阴地笑着！恐惧在乔伊腹中酝酿、累积，终于冲出了嗓子，他大喊了起来。

乔伊浑身是汗地坐了起来，雷克斯正趴在窗户上，用手罩着眼睛向里面看。知道是一场噩梦，乔伊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向雷克斯挥了挥手，雷克斯把门打开，一股凉风灌进来，吹在乔伊的脸上，使他感到冷静一些了。缓缓气，乔伊来到车外接替雷克斯。雷克斯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但乔伊不想再睡



了，他怕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什么状况，把雷克斯吓得心脏病发作。

“你这是怎么了？”雷克斯指着乔伊的脸问道。

乔伊疑惑地伸手擦了一下脸，摸到很少的一点液体。他把手放到眼前。

“不小心划破了？”雷克斯问道。

乔伊点了点头。

“下次小心点。”

雷克斯刚要走进车里，乔伊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把拉开雷克斯，弯腰进了车里，在底座上，他看到了一张钱一般大小的白纸。乔伊急忙把纸拿了出来，这才让雷克斯进去。雷克斯奇怪地看了看乔伊，进了车里。

乔伊关上车门，背对着车，看着手里的纸，角落的地方有一个指印，那是影子的，指印是红的，是影子身上的液体。刚才不是噩梦？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反应？乔伊端详了一下纸和纸上面的血，思考的结果便是他慌乱地把纸揉成一团，丢到了不远处的草丛里。

有些事还是不见的好。但也有些事，见过了不能当做没见过。

乔伊不知道他跟雷克斯接班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反正是天最黑的时候，他站在车外，看着摇曳着的荒草，想起刚才发生的事，心里难免有点紧张。他似乎总能听到远处有人走动的声音，刷，刷。但一点影子都看不到。

乔伊这次来的目的有些疯狂，他想帮助这里的黑人，尽可能地实现黑白种族的平等。虽然南北战争结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他知道，黑人和白人的对抗并没有停止，这里的奴隶制也没有被彻底地废除。新闻上依旧有许多歧视黑人和相应的黑人反抗的报道。乔伊想改变这种现状，说这是痴人说梦也好，说这是理想主义的尝试也好。反正他选择了这里，选择奴役黑人现象比较严重的迈阿密。

乔伊颤抖地掏出一根烟，风几次把打火机吹灭，他只好背过身，试了几次才把烟点上。夜色越来越浓了，可能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吧，乔伊想。他没有叫艾维来替班，打算一直守到天亮。

过了一段时间，远处草丛里又传来走动声，乔伊边向那个方向看去，边小心警惕地来到车后，反手打开车后盖，在里面摸着扳手。声音越来越近，他有些慌乱，却怎么也摸不到那冰凉的铁家伙。

“给你。”

